

伍、聲調研究在語源學上的運用例

兩字以上的聯綿詞合而爲一，變成一個音節，其音變之軌蹟如何可循？有關聲韻部份留待日後討論。此處只討論聲調部份。

連讀切音的聲調研究，排除本書建議的調位分析，決無可能。我們從語氣中歸納出幾種調階，然後運用到調位分析上。再以此調位和調類配置起來，使得調位系統與調類系統並行發展。我們在單字的變調上不能不考慮調類關係，但如只考慮調類而不管調位，對於調位之融合軌跡亦無法確實掌握。

現在先從幾個典型的聯輕聲的複合詞開始討論。由於隨前變調輕聲的研究，使我們能夠進一步探討一些語源問題。比如以下的連讀切音：

我等 /*guan³¹*/ (俗語阮)

汝等 /*din³¹*/ (俗作恁或您)

伊等 /*in³*/ (「伊」可能是「他」的變音，俗作個)

余等 /*dan³¹*/ (俗作咱)

這些臺語常用語彙的「正字」研究，亦即語源研究，是極複雜的工作，本不應在此多談，不過由於語源學乃本文的終極目標。所以不妨略加闡述，以明聲調研究之重要。

臺語的 /*guan²¹*/ /*din²¹*/ /*in²*/ /*dan²¹*/，世俗以爲是「我們」、「你們」、「伊們」、「咱們」的合音，尤其是把 /*din²¹*/ 當作是「您」、/ *dan²¹*/ 當作是「咱」。

事實上這樣的對應是不對的。首先，臺語的複數決非以「們」來表示。茲考證如下：

(一) 古來複數詞有言等者、儕者、輩者，都是取同等、齊等、同輩之意。北方話言「們」，義同「門」，門者家也，如門風即家風的意思。猶客語說「我兜」/ *ʔai.teu*/、「你兜」/ *ɛni.teu*/、「佢兜」/ *ɛki.teu*/，「兜」即相當於臺語的 /*tau²*/，家的意思。如果臺語的 /*-n*/ = 「X們」切音的韻尾，那「我們」切出來的結果應當是 /*guan*/，「你們」應當是 /*din*/……事實上「您」即「你們」的切音，依中原音韻，「您」在侵尋韻上聲，音 /*ɛnin*/。另外「俺」在監咸韻，音 /*ɛian*/。「俺」實即「余們」的切音。這些 *m* 韻尾，正是「們」的聲母。臺語 *m* 韻尾完全保存，並沒有喪失，不可能只有複數詞由 *-p* 韻尾變成 *-p* 韻，所以它們必定是另一個和鼻音有關，並且是舌音聲母的字。合乎這個條件的，似乎只有「等」字，「儕」「兜」雖是舌尖音，卻無鼻音，不太可能。

(二) 但是這種揣測很容易因爲和海南島的閩南語比較而站不住腳，海南島海口方言的複數是這麼說的^①：

咱儂 / *nan²² nan²²* / ; / *nan²²* / = / *dan²¹* / (臺灣)

我儂 /va²¹ naŋ²²/ = /guan³¹/

汝儂 /lu²¹ naŋ²²/ = /din³¹/

伊儂 /i¹² naŋ²²/ = /in³/

海口方言的 /naŋ²²/ 與「儂」(≡ 臺語 daŋ¹²) 同音。然則臺語的複數詞應該和海南島一樣是「儂」/daŋ/ (人) 的隨前變調輕聲，與我、汝、伊切音而成的。不是「等」字。

(三) 但是「儂」字是不是可能作為複數詞呢？尤其「儂」已經用為「人家」(我) 的意思，怎麼會變成「們」「等」複數的意思呢？所以我大膽的揣測，/naŋ²²/ (陽平) 可能是「等」/taŋ/ (→ 今 taŋ³¹) 的音變。也許閩南語在傳入海南島之前 /taŋ/ 已變為 /naŋ/，因此海口方言會有 naŋ 的音保存至今。

(四) 證據是，臺語中另外還有一些聯「等」的字，與複數詞同樣是連讀切音，而這些字很明顯不可能是「儂」，而是「等」/tiŋ/ (輕聲) → /din/ → /di/ = [ni] (現在有些地方 di 仍讀 din 未變)。

何等 /gua²³ di¹/ (多麼)

玆等 /tsia² di¹/ → /tsian³¹/ (這麼)

彼等 /hia² di¹/ → /hian³¹/ (那麼)

(五) 所以竊以為臺語複數詞的變化過程是「我」、「汝」、「伊」、「余」(「咱」、阿「拉」、「俺」的同源字，上古音 *djag) 加上隨前變調輕聲 /taŋ/、/taŋ/ → /naŋ/ (被韻尾同化)

，又依郎 (laŋ → nŋ¹²)，瓢 (naŋ → nŋ¹²) 的音變軌跡，變為 /nŋ/，最後同化為 n，其連讀切音之過程擬測如下。

我等 / (gua³¹) + (taŋ¹ → naŋ¹ → nŋ¹ → n¹) = guan³¹ /

余等 / (*djaŋ → da³¹) + (n¹) = dan³¹ /

汝等 / (di³¹) + (n¹) = din³¹ /

伊等 / i³ + (taŋ³ → naŋ³ → nŋ³ → n³) = in³ /

以上「我等」之類的例子，使我們了解它們的下字是隨前變調輕聲的，是從「伊等」(in³) 得到線索；「何等」之類例則由「何等」(gua³³ di¹) 一例得到線索，知道他們是固定調輕聲。這可以說是我們將聲調分析的結果，運用到語源研究之一例。

現在我們再舉主聲調變調例說明如下：

「玆」 / tsit³ / ← /tse³ + it²⁻³ / (這「𡗗」)

「這」字本音一𡗗，假為「𡗗個」字，實則和元明小說戲曲中常用的「者個」、「遮個」，再溯上去和臺語的 /tse³/ 都是古語「之」，「玆」，「此」之音轉，不過如考其正字，北京話的「𡗗」應當是「之」，而臺語應當是「玆」。這個 /tsit³/ 由於它只當形容詞用，不出現於末字所以無本調。這和玆 /tse³/ 相反，「玆」只用本調而從未出現變調。兩者乃成互補作用，和北京話一樣。因此字雖寫「這個」卻不應當唸成「𡗗・𡗗」，而要唸成「𡗗・𡗗」。

「彼」 / hit³ / ← /he³ + it²⁻³ /

臺語/he³/正字是不是「彼」，待考^②，其音變原理與「玆一」同。

「玆一蹟」/tsit³ ta²/ (tsit³ dzia²) → /tsia³/ (此處)

「彼一蹟」/hit³ ta²/ (hit³ dzia²) → /hia³/ (彼處)

「哈儂」/sia³ daŋ¹²/ → /siaŋ¹²/ (誰)

/sã³ daŋ¹²/ → /saŋ³/ (誰)

「誰何」/tsui¹² ua¹²/ → /tsia¹²/ (誰)

「佗位」/ta³ ui²/ → /tai³/ (何處)

/to³ ui²/ → /toi³/ → /tue³/ (何處)

「下昏」/e² hŋ³/ → /e² ŋ³/ → /iŋ²³/

「毋會」/m¹ e²/ → /be²/ (不會)

「毋愛」/m¹ ai¹/ → /mai¹/ (=bã¹) (不要)

以上每一個都是閩南語地區口語中出現的語詞，不過有些說法在臺灣已不流行，所以有些人誤把連讀切音當成古來就如此。如連橫誤以/be²/之正字本「昧」^③，取其不明意；陳冠學誤以/bã¹/爲「微」字^④。此皆疏於方言之調查與比較，但鑽研於古典，故有此疏也。

由例證求「調變」規則，吾人發現，如音調稍一複雜，則其變化沒有必然的歸趨。如「哈儂」，第一、二例同是/3+12/，但一變爲/siaŋ¹²/，一變爲/saŋ³/，又如「玆一蹟」/tsia³/「彼一蹟」/hia³/兩例是/3+2/ → /3/而「何位」/tai³/也是/3+2/但卻變成/31/。

調變雖沒有一個必然，但其變化方向卻大略可循。

(一) 折衷原則：最常見的是上下字面面俱到，兩調的調素充份融合可說是順理成章。如：

1. 上下同調例：

伊等 / in³ / ∴ / 3+3 = / 3 /

毋愛 / bai¹ / ∴ / 1+1 = / 1 /

2. 上高下低合為降調例：

我等 / guan³¹ / ∴ / 3+1 = / 31 /

姦等 / tsian³¹ / ∴ / 3+1 = / 31 /

佗位 / tue³¹ / ∴ / 3+2 = / 31 / (何處)

3. 上低下高合為升調例：

誰何 / tsia¹² / ∴ / 2+12 = / 12 / (誰)

下昏 / in²³ / ∴ / 2+3 = / 23 /

(二) 代表原則：上下字調不同，取其中一字之調位為切音新詞之代表調位。

1. 以上字為代表例：

何等 / gua²³ / ∴ / 23+1 = / 23 /

姦一蹟 / tsia³ / ∴ / 3+2 = / 3 /

2. 以下字為代表例：

毋會/be²/∴1+2/=2/ (不會)

哈儂/siaŋ¹²/∴3+12/=12/

註：

①引自張賢豹「海口方言」一九七六。

②/he/ /hia/等於客語的「該」、粵語的「渠」，古語的「其」、「或」應該比較接近，和「彼」較遠隔，但其詳情尚未考究。

③連橫「臺灣語典」。

④陳冠學「臺灣之古老與古典」，引論語：「微管仲吾其披髮左衽矣。」句爲證。